名家众论“海上观潮”：

在海派，读懂中国艺术现代之潮

羊城晚报记者
朱绍杰 谢婉莹 郑与时

风自海上来。

11月25日，“海上观潮——海派与20世纪中国画的现代转型”展览在广东美术馆新馆开幕。沪粤两地美术界领军人物与专家学者齐聚一堂，解析海派与20世纪中国画的互动交融，探讨海派艺术的形成机制及其与20世纪中国画现代转型之间的关系，为沪粤两地艺术史研究和跨地域学术交流提供新的思考。

“海派大家始终是我们岭南画家学习、借鉴的对象。父亲在年轻与中年时期，都仔细临摹、研究海派艺术大家任伯年的作品。”林蓝在接受羊城晚报记者采访时，回忆起著名艺术家、其父林墉的往事。她说：“本次展览带来了众多精品，以前都是在画册上看，面对真迹能带给我们新的感受。”



高剑父《猫头鹰图轴》



赵之谦《桃石牡丹图轴》



吴昌硕《玉堂春韵图》



“海上观潮——海派与20世纪中国画的现代转型”展览现场

海派经验：传统和现代并不对立

海派艺术的实践、流播与发展，形成了独树一帜的文化审美，为理解中国画在传统与现代、中西文化及不同地域之间的互动与转化，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样本。

“传统和现代并不是二元对立的关系。”广州美术学院艺术与人文学院院长胡斌的研究显示，“气韵”“六法”等中国美学传统概念，经历跨国转译，影响日本与欧美哲学家、美学家，最终影响林风眠、刘海粟等人，使中国艺术家走向现代化转型，实现了“跨历史的连接”。上海大学美术馆馆长马琳则以对外传播的角度，阐释刘海粟的艺术实践，展示了海派艺术家在艺术创作以外，注重以多种手段扩大传播效果，放大中国艺术影响力的实践。

中国美术学院教授、潘天寿纪念馆馆长陈永怡通过潘天寿与吴昌硕的交往及艺术实践，讨论传统风格如何被学习、吸收并进一步转化，展示了海派艺术对全国的影响。在她看来，潘天寿在学习吴昌硕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个人面貌，以及他对石涛、八大山人等传统资源的吸收，都为理解艺术家的个体创造提供了具体案例。

“山水画能否或如何直面城市？这是关乎中国画现代性转型的一个本土命题。”上海大学上海美术学院副院长毛冬华聚焦上海城市山水画的发展，梳理上海艺术家如何将城市建筑、港口、工业设施和现代水利工程等现实题材引入传统山水画。其中，上海中国画院成立后组织的新安江水库写生，展示了上海艺术家如何运用传统笔墨，在面对现实生活时不断拓展自身的表现能力。

潮生潮应：突破地域限制，寻找发展新路

展览开幕式上，举办了展览主题交流活动。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广东省美术家协会主席林蓝，中国美术家协会理论与策展委员会主任尚辉，分别从艺术创作、历史研究与学术发展的不同视角展开主题交流，共同探讨海派艺术的历史价值及其对中国画现代发展的深远影响。

上海作为中国现代美术的重要城市，以开放包容的城市气质汇聚南北流派、融通中西艺术，各类展览、沙龙与现代美术教育体系在此生长，成为艺术家对接世界、碰撞观念的核心场域。近代以来，岭南与海上的艺术交流相互启发，把时代场景、普通人的命运纳入笔墨书写，共同推动中国画向世俗化、现实化的方向转向。

林蓝以“潮生潮应：20世纪中国画变革中的粤沪互动”为题，从粤沪两地的艺术交往出发，回顾岭南画学在百年间如何突破地域限制，在传统与时代之间寻找新的发展道路。林蓝认为，大批岭南学子赴沪求学，在与海派名家的交游中吸收新的艺术理念；学成返乡后，他们又将海派笔墨经验、现代教学方法带回本土，与岭南文脉融合生根，培育出一批中坚创作力量，持续丰富广东中国画的创作谱系。

尚辉以《现代中国画在海上的内生与外化》为题，梳理现代中国画发生的内在逻辑。对于中国画现代性的发生，学界一般认为是引进西方美术而“外化”的结果。而尚辉指出，对上海这座被誉为“东方巴黎”的城市而言，现代中国画的发生也是传统中国画在上海“内生”的自觉过程，是“外化”与“内生”相互作用的共同结果。

百川奔海：逐渐形成多元的海派面貌

开幕当天下午，一场别开生面的学术研讨会在广东美术馆举办。来自上海、广东、浙江等地的十余位专家学者围绕“海派美术研究”“中国画现代性路径研究”“沪粤美术的流动、交往与相互影响”三大议题展开讨论。

“我将晚清民国时期的海派绘画形容为‘百川奔海’。‘奔’比‘归’更合适！”上海市美术家协会理事会常务理事汤哲明从上海的两次移民潮，阐释了海派文化的形成与发生——从太平天国运动到民国成立，上海及海上画坛迎来两次发展高潮，不同地域的绘画传统在上海汇聚交融，逐渐形成多元的海派面貌。

上海曾为岭南画派的发展提供了广阔舞台。广州美术学院教授李若晴指出，“岭南画派”当年赴上海开展活动，正是希望依托上海成熟的现代传媒与金融条件，推动其艺术主张登上更大舞台，确立这一革新国画流派的全国性身份。

海派艺术市场的形成，与上海开埠后的贸易发展、近代工业兴起及民族资本积累密切相关。在华东师范大学副教授汪涤看来，上海棋盘街（今福州路）聚集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文明书局、朵云轩等文化机构，通过出版商业生态的延伸，推动了海派艺术中心的形成。文汇报创意策划总监、上海市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张立行则认为，随着商人、企业主等群体逐渐壮大，书画消费和艺术赞助也随之发展，形成支撑海派艺术活动的重要力量。

“来自广东的高剑父、高奇峰兄弟就在这条街上筹办了审美书馆和《真相画报》。它们是早年岭南画派与上海美术家进行交流的重镇。”汪涤感慨道，高氏兄弟还向画坛推荐了当时尚不知名的徐悲鸿。粤沪之间的美术交流早在百年前就延伸至人才的举荐之中。

互看共建：为高位对话开新范式

去年登陆沪上的现象级展览“其命惟新——广东美术百年大展”，为区域文化高位对话开启了新的篇章与范式。作为一次“回访”，本次开幕的“海上观潮”再度为这种交流范式增加厚度。

海派与岭南画派同处较早经受海洋文明洗礼的区域，同以开放、包容、革新为底色，却在取径与际遇上各有不同，形成两条交织而各具面貌的道路。广东美术馆馆长王绍强认为，沪粤交往并非单向的传播与接受，而是持续的双向建构：海派向外传播，也在外部回应中认识自己；各地吸收海派，亦以自身经验转化、丰富其内涵。

华南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教授皮道坚进一步细化海派和岭南派面临的共同问题：“中国艺术如何在现代世界中确立自己的存在方式和文化价值。”他指出，正如各位研讨会嘉宾所说，海派依托上海现代都市文化环境，在传统笔墨、商业文化和现代艺术机制之间形成了一种非常复杂的互动关系。与此同时，本次展览超越地域，在中国社会现代化和文化前瞻性的背景上来进行考察，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两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状态非常好。沪粤两地应该从‘互看’走向‘共建’！”中国美术家协会顾问、广东省文联原主席许钦松特别提出，可以通过人员往来、交换驻留，档案与图录共享，互办展览走向共同策展等方式建立长期合作体系，“要让承接交往成为一种机制。”



龙门县文化馆里展出的农民画，呈现农人挖番薯的场景

走近惠州农民画：乡土入画 满纸鲜活

文/图 羊城晚报记者 黎存根 李娇娇

文化广货新游记2026

驾车出广河高速驶入惠州龙门，途经环南昆山-罗浮山引领区218公里最美旅游公路，两旁风景绘出一幅独特的“龙门农民画”。“文化广货新游记”这一站，我们走进“中国现代民间绘画画乡”——龙门县，寻访中国民间文艺山花奖得主、龙门农民画非遗传承人王汉池，龙门农民画协会会长钟永廉。我们发现，惠州龙门县不仅用农民画引来满城客，还用一池温泉留住无数过夜人。

画的是“热气腾腾的日子”

王汉池的“龙门农民画”工作室，就设在龙门县城县文化馆4楼。跟画笔打交道已经五十多年，王汉池仍清晰记得刚接触龙门农民画时的情形：20世纪70年代初，农民画作者满怀豪情绘画家乡发展变化，配合主题宣传工作。最初的龙门农民画开拓者谭池发当时在县文化馆办起了创作培训班，王汉池正是在1978年加入这个创作组的。这一年，他们创作的近200幅作品集体亮相广州文化公园，“龙门农民画”的名号第一次被全省熟知。

1982年，龙门和陕西户县（现为陕西省西安市鄠邑区）办联展，王汉池和同学们后来又到广东省博物馆看了上海金山农民画。王汉池说，当时大家都愣住了，“原来画画可以这么‘不讲规矩’，不要透视，不要近大远小，颜色可以往死里撞，剪纸、刺绣里的花样也能直接搬进画里”。此后，他们这些龙门画师就开始把岭南的龙眼、荔枝、香蕉，河里的鱼、天上的鸟，还有古民居的砖雕纹样，一股脑儿揉进画里，他们的画也慢慢长出了龙门自己的样子。“农民画来自生活，有农村的味道，天真烂漫、自由发挥，不管你是什么学院派，我们只要自由发挥就好了。”

于是龙门农民画里全是过日子的热气腾腾：收稻谷、晒谷、插秧、婚嫁、满月酒……单线平涂、夸张变形、构图饱满、色彩浓烈，大家总一眼就能认出来——这就是龙门。

1983年，王汉池创作了颇具客家民俗风情的农民画《酿酒》，1984年被选入中国农民画展览，送往挪威、瑞典展出。它是龙门农民画里第一幅入选全国农民画展、走出国门的作品。“那时候有对外展览公司选了80张准备出国展出，我那张选上了，出场费一张50块钱。”说起此事，他至今仍感到骄傲。而后，他的《春米》又入选全国首届现代民间艺术画展，被中国美术馆收藏。

王汉池说，一幅精品创作周期很长，要构思，要配色，到落笔完成至少要一个月。近期，他正在创作主题为“新生活、新风尚、新文化”的作品，计划参加12月的一个大展。他手把手教记者如何通过鲜艳的花朵把乡土生活里那蓬勃热烈的情绪铺到纸面上：“它讲究的不是像不像，是有没有那种热闹气息。”

客家山歌带来灵感

20世纪末，全国先后评出近百个农民画画乡，如今不少已沉寂。但“三大画乡”仍然屹立：陕西户县起步最早，底子为黄土高坡、窑洞、红高粱；上海金山主打江南水乡的印花布和民间图案；广东龙门则把客家文化画了进去。

1987年8月15日至25日，龙门现代民间绘画展在中国美术馆展出；1988年，国家文化部命名龙门县为“中国现代民间绘画画乡”，广东龙门农民画至今仍与陕西户县、上海金山的农民画并称“中国三大农民画”。“从谭池发老师办班培训，到王汉池老师的山花奖，奠定了我们的江湖地位。”龙门农民画协会会长钟永廉说这话时，底气很足。

而让龙门真正“出圈”的，正是王汉池那组《客家山歌农民画组画》。2010年，他去外地看展时发现，全国很多农民画都是一个模样：单线平涂、卡通变形，便想要有所突破。“我从小就喜欢唱客家山歌，所以就想到了客家文化。”回家以后，他把一首首客家山歌抄在本子上，将有灵感的歌词画成画，前后创作了十多幅农民画。正是这套画，拿下第十二届中国民间文艺山花奖，又荣获第十届广东省鲁迅文学艺术奖。王汉池也成了全国第一位获此奖的农民画创作者，成为龙门农民画“全国三大画乡”名头中的一块“硬底牌”。

刚刚在深圳海上世界文化艺术中心落幕的“繁花竞放”中国民间文艺山花奖获奖作者作品展，王汉池的《客家山歌农民画组画》还与深圳观众、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周来访嘉宾相遇。

钟永廉说，现在大家经常看到的一些公益广告用的农民画可能就出自龙门——2013年，中央文明办选取了236幅龙门农民画制作“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在全国127个城市展播；2014年，省文明办选用了178幅在全省宣传展示；2016年，中宣部再次选取19幅作为“图说我们的价值观”作品元素；2017年感恩主题公益广告，又有18幅在全国推广……“最热闹的时候，68幅作品衍生出上百套物料，铺到全国271座城市的工地围挡、公交站和机场。”钟永廉说，近年他们的成绩单也不薄：9件作品入选文旅部、国家博物馆主办的“大地展”，13件入选上海美术馆国字号展览……版权登记这一块，龙门更走在全国画乡前列，累计登记作品约1650件，用AI做的版权宣传融媒体作品还拿了省一等奖。

如今的龙门农民画协会注册会员68人，还有近20人在常年坚持创作。“断层是有的。所以传承的重头放在了校园，画家们每年要承担多场文化馆安排的进校园授课。”钟永廉说得坦白。他表示现在农民画还在积极尝试“集体往外走”，惠州学院、广州美院都有战略合作情谊，还和企业合作承接定制、开发文创，让农民画从展厅走进日常——能挂在家里、印在杯子上，也能做成伴手礼。

把“泡汤”变成“康养”

来龙门看画，一定要去龙门县文化馆。新馆四楼展厅会常年轮换龙门农民画主题展，免费开放；文化馆隔壁的农民画家美术室常有公益培训和创作活动，游客可现场学画农民画；龙门县博物馆二楼展厅眼下正举办“池满薰风——龙门农民画领军人物谭池发遗作暨刘满江软笔画展”，展期到2027年1月初，展出61幅谭池发各时期作品。

看完色彩浓烈的农民画，我们又前往龙门世界级森林温泉康养地。一路走过位于南昆山脊的半山云海驿站，又经过可九重远眺的观景台，便来到一片五星级温泉区——据清代《广东新语》记载，龙门很早就有泡汤养生的传统。如今龙门县内的永汉、地派、龙田三大温泉集聚区成型，已拿下全国首批“中国温泉之乡”称号，龙门也因此成为全国五星级温泉数量最多的县域。

南昆山云顶温泉总经理吴小云介绍说，龙门温泉正在“从季节性泡汤向全季康养、从单一景点向全域康养链条”转变。“过去是冬天来泡一次，现在是四季都有人来。”他说，“环南昆山-罗浮山建设给龙门温泉带来的最大改变是：温泉不再是孤立景点，而是整个生态康养链条上的核心节点，实现‘森林为底、温泉为核、乡村为载体’的全域康养模式。”在云顶温泉，这套逻辑体现得很具体：冬天泡养生汤，夏天玩水寨；老人泡药浴，年轻人玩卡丁车，孩子进亲子乐园；到威士忌蒸馏厂参观品鉴，看篝火与非遗演艺，体验草本药浴和理疗套餐，“泡汤”变成了“疗程”，也拉长了游客的停留时间。

游客还可以前往千年古榕驿站，跟随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的脚步去打卡。

来一趟龙门之旅，感受果然鲜活。



王汉池（左）与记者在创作中

串珠成链

王汉池龙门农民画工作室——龙门县文化馆——龙门县博物馆——南昆山生态旅游区——南昆山云顶温泉——麻榨镇千年古榕驿站。

顺序有讲究，先在县城把“画”看透，顺着最美旅游公路上山把负离子吸够，晚上把“靓汤”泡够，最后顺着218公路去古榕文学村收心，一路不折返。

【交通】自驾最省心，县域内路况良好。218公里最美旅游公路是自驾与骑行的热门路线，沿线16座驿站大多可免费停车。从广州出发，也可坐大巴前往龙门汽车站（旧站），然后当地打车也很方便。

好物伴旅

龙门农民画文创：龙门农民画入选“龙门十大旅游手信”，还派生晶瓷画摆件、雨伞、明信片、钥匙扣、帆布袋、骑行面罩、团扇摆件等轻量化文创。

【特色美食】南昆山下特色柴火竹筒饭、竹筒菜带着竹香；云顶温泉的风生水起捞胡须鸡有仪式感，还清爽开胃，威士忌焗羊腩煲最配山里秋冬天的夜，水库大头鱼一鱼四食花样多。